

扬
体

选
评

鸳鸯蝴蝶
派
作品选评

四川文艺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 作品选评

刘扬体 远评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段百玲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

选评 刘扬体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855 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75

字数 428 千

ISBN7—5411—0002—8/I·3

统一书号 10374.359

定价：4.11元

编 选 说 明

编选《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主要是考虑到：

一、鸳鸯蝴蝶派作为现代文学发展长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也代表着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文学动向，从一侧面表现出思想、文化与文学潮流迂回曲折的演变趋势。这派作品对于当时社会某些阶层的思想面貌、社会心理、风气习俗所作的反映，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现实和非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直观的信息，同时也是构成现代文学这幅总画面中不应遗漏、不该成为空白的一个细节。了解这派作品，可以增进读者对现代文学历史全貌的认识，也可为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同志提供一点参考。

二、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要求我们进一步打破将现代文学与革命文学划等号，将鸳鸯蝴蝶派作品全都列入“反动书籍”，

禁止人们阅读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状况。同时也要求我们在衡量不同流派文学作品的客观价值时，从某些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超脱出来。出版这本书也想为读者提供一种比较和鉴别。现代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派文学的消长变化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在竞争和斗争、交叉和交锋、断裂和整合中，存在着彼此互为条件的联系，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某些相似之点。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读者不难发现，中后期鸳鸯派作家所写的某些作品已大异于初期的文言小说，而在某些方面接近新文学；初期新文学与晚清小说这一历史断层的过渡形式，又可从鸳鸯蝴蝶派作品找到两者的中介和桥梁。

三、本世纪初叶以来，通俗文学的兴起，是世界范围的现象。虽然，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种类不一的通俗文学，各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社会矛盾因素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综合制约，彼此悉难等同，但总起来看，各国文学大抵都区分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两大类，却不能不说这是各该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结构，与长期积淀下来的审美心理素质，在不同层次、不同级差上作用于文学的发展，及文学功能的多元性与社会欣赏需要的多层次性相互对应的表现。应该有满足不同读者的爱好和欣赏需要的文学作品。但是，在今天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通俗文学，又应当避免走鸳鸯蝴蝶派走过的

老路。要从这派的衰亡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应对它有更多的了解。鲁迅先生说：“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①鲁迅的话，仍有现实的针对性。

四、几点具体说明

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长篇小说见长或炫长。但由于编选字数的限制，本书所选主要是短篇和中篇，只有个别长篇。内容有言情、社会、侦探、武侠、集锦（又称“点将”）小说等类别。这派所写的官闱、神怪、黑幕及一般历史与公案小说未选入。

为便于读者看到鸳鸯蝴蝶派发展的一个轮廓，我们选了此派早期代表作家的个别文言小说。编选时除将原作所用密圈到底的旧式标点作了更改，及订正个别错字外，其它一仍其旧。徐枕亚的《玉梨魂》在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而迄今国内出版的两种《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都只有这篇小說的节录，为了让读者看到全貌，现将它全文选入。

由于时间匆促，及本人学识水平与资料掌握的限制，难免有选评不当，和论述错谬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六日于北京

^①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1页。

前 言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派别而存在过的鸳鸯蝴蝶派，早已是历史的陈迹。但它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它的盛衰，值得我们加以研究。为了更好地认识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这派作品，也应该有选择地与广大读者见面，以便使人们对现代文学的全貌有更加清晰、更为完全的了解。这里，我想向不太熟悉此派的读者谈谈这个流派兴衰存亡的情况，及有关这派文学的几个问题。

鸳鸯蝴蝶派的由来和它的盛衰

鸳鸯蝴蝶派是一个以主张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为标帜，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

这个派别萌蘖于本世纪初叶的“十里洋场”上海，清末民初逐步成型。在其从兴起到衰亡持续近四十年的过程中，它拥有庞大的作者群。由他们主办、编辑的各种杂志及小报和大报副刊，仅上海一地就不少于三百种。他们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仅长篇“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即为一千零七十四部，武侠小说六百八十三部，如果把该派作者写的侦探、历史、黑幕小说等全都计算在内，总数当在两千部以上。短篇小说为数之多，更难胜数。可以说，在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前，及其方兴未艾的幼稚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曾势若狂潮，由上海而京津，进而波及全国。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著名革命作家叶圣陶、张天翼，都曾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在鸳派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各自的作品^①。还有一些自二、三十年代投身文坛的作家，也与鸳派打过深浅不一的交道，不期然而然地面对过这派作家译介与创作的数量惊人、内容庞杂的作品所发生过的种种影响。

从文学继承关系看，鸳鸯蝴蝶派孕育并脱胎于晚清文学，与晚清小说有着不可分解的血

^①鲁迅曾以笔名周逵在1913年4月25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他最早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叶圣陶以叶甸等笔名自1914年7月至1916年陆续在《礼拜六》等鸳派刊物上发表过十余篇文言小说；张天翼以张无珍笔名自1922年7月至1923年8月，在《半月》、《星期》等鸳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

缘关系。此派早期作品的题材、体裁几乎都可
在晚清文学中找到它的“家谱”：写社会小说和
妓家生活的，承袭着清末谴责小说的余绪及清
中叶《品花宝鉴》、《花月痕》一类狎邪小说的遗
风；写历史、武侠小说的，大多因袭着清末拟
古小说和侠义小说的旧套。所以，鲁迅在《中
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分析清代小说之四
派（拟古、讽刺、人情、侠义）及其末流时，
即将鸳鸯蝴蝶派发轫时期清末文坛上的小说，
概括为这四派的末流，其中便包括了鸳派早期
大部分作品。

过去不少文学史都把此派形成的时间定为
一九〇八年前后，实际上它的发端要比这个时
间早，它的成型并得到社会公认则晚于此时。
近代文学发展到晚清，称得上是小说最为繁荣
的一个时代。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推动
及外来思潮影响下，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建立
和发展，那时不但有大声疾呼地鼓吹和论述小
说地位和作用的理论宣传，有新闻报纸登载小
说，而且有了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一九〇二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在这上面发表了吴沃
尧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
冤》；一九〇三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绣像小
说》，发表了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
和刘鹗的《老残游记》。接着有《新新小说》（一
九〇四年）问世，《月月小说》（一九〇六年）创

刊，在这以后登载小说的杂志越来越多，《小说林》、《小说时报》、《小说世界》、《小说图画报》、《新世界小说社报》等相继出版。一九〇六年以前，一些杂志在发表作品时，已开始在篇目之首冠以“写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等类标记^①。阿英同志说：“晚清小说中，又有名为‘写情’者，亦始自吴趼人。此类小说之最初一种，即《恨海》。”^②实则在此之前已有“写情小说”的刊载，早于《恨海》的，还有非民的《恨海花》，由新学界图书局出版于一九〇五年。对于鸳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承先启后作用的一些作家所写的作品，如孙玉声（海上漱石生）的《海上繁华梦》、李涵秋的《瑶瑟夫人》、陈蝶仙（天虚我生）的《泪珠缘》、陈冷血的《新西游记》，张春帆（漱六山房）的《九尾龟》等等，都出现在清王朝倾覆之前。这些小说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为后来的鸳派作品开了先路。

在鸳鸯蝴蝶派酝酿形成过程中，对其雏形的解育起了催化作用的，除小说杂志外，还有清末兴办的登载各种谐文、花史、野史、梨园志、俳优传等类游戏文章，旨在供人消闲的报刊。办得最早的，且在编排的内容、形式，面

^①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初一日出版的《新新小说》第一号上，各篇作品的题头，即分别以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怪异小说、心理小说、写情小说等标目。

^②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向的读者等方面，为其后鸳鸯派小报、刊物做了仿版的小报，是李伯元创办于一八九七年的《游戏报》，及其后所办的《海上繁华报》；继他之后，“踵起而效颦者无虑十数家”^①。所以，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发表的著名演讲里说，上海过去的文艺，要从《申报》讲起，“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我所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②可见，此派的发端可以前推到本世纪初年，至迟不当晚于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不过，到一九〇八年，还不能说鸳鸯蝴蝶派已经完全成型，作为一个流派的完整形态这时尚不完备，婚姻恋爱问题尚未成为此时的小说作者普遍关注的题材和反复表现的中心内容，还缺乏一批标志着这个流派业已成熟的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一九一一年，在写情小说渐次流行的基础上，出现了对于鸳鸯派的最终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其中首推徐枕亚的《玉梨魂》。这部用骈俪文言写成的哀情小说，问世之后，风靡一时，再版竟达三十二次之多，以后又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上演。与此同时，南社著名诗僧苏曼殊也发表了他的描写爱情悲剧、情绪凄

①吴沃尧：《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1卷第3号，1906年11月。

②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1页。

婉低沉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此书屡经重版，复被译成英文，流传海外。由于这两部作品的风行，从而引起一大批作者竞相效仿。辛亥革命之后的两三年内，哀叹才子“丰才奇遇、潦倒终身”，佳人“貌丽如花、命轻若絮”的作品蜂起潮涌。为了吸引读者，许多杂志在发表短篇小说时，也纷纷冠以哀情、苦情、忏情、孽情、惨情、妒情、侠情、奇情的徽号；以《棒打鸳鸯录》、《愿作鸳鸯不羡仙》（徐枕亚）、《鸳湖潮》、《鸳湖梦》（李定夷）、《鸳鸯血》（陈蝶仙）、《蝶花劫》（蒋著超）作为书名的小说接踵出版，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的描写，便成为这些作品不厌其烦的表现内容，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也随之而在“五四”之前逐渐传开，并为社会所公认。

“五四”前后，此派不但有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创办了数十种期刊杂志，还掌握了不少报纸副刊。在这些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为王钝根、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这个周刊前后共出了两百期（前期为1914年6月到1916年4月，后期1921年3月复刊，停刊于1923年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总数在千篇以上，成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鸳派刊物。“五四”之后，鸳鸯蝴蝶派便因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及登载的作品已不限于望风洒泪、对月盟心的佳人才子，而被称为“礼拜六派”。

二十年代初，以文学研究会为主体，新文学阵营对鸳派作品的消极影响及黑幕、猥邪小说的恶劣倾向，曾展开过猛烈的批判。在新思潮、新文学强力冲击下，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势头一度减弱，旧式言情小说的声价也日益低落。为了寻求新的出路，自二十年代中期起，不少鸳派作者便转而大量写作武侠小说。到“一九三〇年，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自《江湖奇侠传》（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作——引者注）以后，摹仿因袭的武侠小说，少说也有百来种罢。同时国产影片方面，也是‘武侠片’的全盛时代；《火烧红莲寺》出足了风头以后，一时以‘火烧……’为号召的影片，恐怕也有十来种”^①，以致形成了武侠小说的狂潮。但对于鸳派说来，这种狂热并非吉兆。它表明以言情小说为正宗的这一派别，正从极盛的高峰下落，因而不得不作一些“内部调整”，以免陷入更大的困境。就在这时，很有创作个性的章回体小说作家张恨水继《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后，出版了他的轰动一时的代表作《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虽然写的仍是男女爱情纠葛中的悲欢离合，流动在作品中的感情意趣也还未脱离鸳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但它却融进了比一般鸳派小说积极得多的社会内容。我们可以批评它，由于中心情节注重于描写多角恋爱，而减弱了、冲淡了对

^①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

于社会黑暗的暴露，对于呈现在书中的人物之间各种关系和矛盾冲突的真实本质，也未能作出正确的深刻的描述，此外尚有其它消极因素；但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这本书写在新旧军阀残暴统治时期，它敢于正面揭露权势薰人的军阀的丑恶嘴脸，引起人们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共鸣，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封建压迫的正义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它通过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的爱情故事比较鲜明地表现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使小说的爱情主题也闪现出反封建的色彩，这些对于当时的读者是有吸引力和一定教育作用的，即使在今天，它的认识作用也未消失。加以作者在写作技巧上，善于将恋爱情节与武侠传奇融合起来，使作品不时在紧张和富于戏剧性的场景中推进，并且使之处在锄强扶弱、惩暴安良，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等民间观念支配之下，从而扩展了这些情节的社会价值，增添了美学上的意义，因而使这部小说产生了强烈的魅力。自其出版后，便在当时的都市市民读者中发生了倾靡性的影响，并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戏曲、曲艺上演。它的一版再版，在很大程度上给鸳派赢回了业已下落的声誉。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十年代武侠小说、武侠影片的狂潮，是从侧面标志着鸳派的极盛期已进入尾声，《啼笑因缘》的出现，才在颇大程度上稳住了鸳派言情小说的

阵脚，才使这一尾声进入最后一个高潮，随着这一高潮的过去，便宣告了鸳鸯蝴蝶派极盛期的结束。

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全国人民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大部分鸳鸯蝴蝶派作家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有一些人赶写了一批反映人民抗日热情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对于侵略与反侵略两个方面的描写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思想缺陷，但大部分作品所表现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宣传爱国的热情却不应抹杀，更不应通通加以贬斥。但这时的鸳派已不可能再用那种以卿卿我我的恋爱、眼泪汪汪的怨尤为主要表现特征的作品，来投合社会的需要、维系其往日的繁盛了。巨大的历史潮流，在促使他们分化。抗日战争时期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鸳派作者的创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在时代感召与生活教育下，逐步加强了与人民的联系，因而写出了表现民族大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揭露贪官污吏与投机奸商丑恶面目的作品。张恨水的《巷战之夜》、《八十一梦》、《魍魉世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的在沦陷区（主要在孤岛上海）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小说中曲折地表现出反奴役、反压迫、反侵略的正义感。一九四一年秦瘦鸥的《秋海棠》在上海《申报》发表后，就曾引起轰动。小说所写

的京剧演员吴钩（艺名秋海棠）——一个在军阀淫威之下惨遭迫害、颠沛流离、困苦至死的小人物，与军阀霸占的女学生罗湘绮之间的恋爱悲剧，就题材内容看，与《啼笑因缘》类似，但由于它所揭示的思想主题及书中主人公在备受军阀欺凌的境况下，不甘于屈服、更不忍堕落的精神，引动了当时处在日寇铁蹄下的沦陷区人民，痛恨日本军阀残暴压迫的悲愤之情，因而使得小说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在与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发生潜在交流的情况下得到充分肯定，起到了激励人民的积极作用。在此期间，另一些鸳鸯派作者或则因为脱离时代的要求，再未写出过差强人意的作品；或则继续在旧的生活泥塘里转圈子，以采集都市生活小镜头，编写一些无聊的爱情故事混日子；或则堕落为下流文人，专事描写诲淫诲盗的黄色小说。

四十年代后期，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民主潮流在全国迅猛发展，与历史前进步伐脱节的这一流派更加衰落。不久即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旧制度的崩溃，旧的生活土壤的根本改变，而结束了它在祖国大陆上的存在。

鸳鸯蝴蝶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 交叉作用的结果

在主要表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需要、反

映旧民主主义要求的晚清进步文学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之间，鸳鸯蝴蝶派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多方面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为它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条件。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魔爪日益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随着租界洋场的开辟，殖民文化的浸染，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大都市在出现畸形经济繁荣的同时，社会风气空前沉滞猥劣，而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政治的极端黑暗腐败，又加重了社会的病态。正是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为鸳派的孳生架设了温床，并为其后的繁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其次是因为，在辛亥革命转入失败和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都有一批深受封建文化熏陶，又多少受了一些西方思潮的洗礼，在历史潮流中载沉载浮的知识分子涌到文坛上来寻求出路。这就扩大了鸳派的作者队伍。鸳派文学脱胎之初，本有先天不良的一面，即其并未很好继承晚清改良派文学“命意在于匡世”^①，勇于揭露社会政治黑暗腐败的传统，一些作者一开始舞文弄墨就钻进了狎邪小说的死胡同。但它后来并未循着这条路子发展，到它成型并趋向繁盛时，其作品主流已经不是那些专写妓家生活的小说了，使它得以“成名”，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82页。